

善死与善终

◆ 中国人的死亡观

郑晓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善死与善终

◆ 中国人的死亡观

郑晓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盈盈
封面设计：鞠洪深
西 里

善死与善终
——中国人的死亡观
郑晓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字数：98千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22-02798-x/G·547 定价：9.40元

人生哲
明故孔
可矣此
可嘉如
中国人
己

善死与善终

• 中国人的死亡观

郑晓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题词

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阐发中国人生哲学的睿智

张岱年

人生就在於奮進
生命就在於創造

己卯張之文



总 序

一 人是什么

①

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拦住每一个过路人猜如下的谜语：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凡猜不出来者，就要被它吃掉。最后有一位智者终于猜出了谜底：人。谜底破后，斯芬克斯跌入山底。——这则古老的神话隐喻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苏格拉底教导说：“认识你自己。”

人是什么？答案多种多样：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意义的动物，人是未完成的动物，等等。现在，在这已经够多的答案中，我还要再增添一种：人是做梦的动物。难道动物不会做梦么？即便有一天科学家研究出动物也做梦，这梦也不会同

于人做的梦。做梦，是人的特权与专利。

通常所谓的梦，是指在睡眠中，大脑皮层某部分处于兴奋状态下的一种精神活动。这是从科学的立场对梦作的解释。但任何科学永远无法猜出梦的奥秘——它是超出科学研究范围的事情。从哲学立场上看，梦是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并试图加以超越。

二 人的有限性

庄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体悟到人的有限性并试图加以解决的思想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齐生死，“吾丧我”；要人们去圣绝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人的有限性是建安诗人一再吟诵的题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连横槊赋诗，一世之雄的曹孟德，竟也发出了人生短暂的喟叹。既然好景不常，建功立业的抱负，终于为开怀畅饮、及时行乐的风尚取代，于是建安风骨转为魏晋玄学。

在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占统治的时代，帕斯卡尔发出空谷足音。他发现大自然的理性根本无法解释个体感性生命的有限性问题：“为什么我的知识是有限的？我的身体也是的？我的一生不过百年而非千载？大自然有什么理由要使我秉赋如此，要在无穷之中选择这个数目而非另一个的数目。本来在无穷之中是并不更有理由要选择一个而选择另一个的，更该尝试任何一个而不是另一个的。”为解

决个体生命之有限与死亡之永恒的矛盾，他将目光转向耶稣基督的上帝：“因为无可怀疑的是，这一生的时光只不过是一瞬间，而死亡状态无论其性质如何，却是永恒的；我们全部的行为与思想都要依照这种永恒的状态而采取如此之不同的途径，以致除非根据应该成为我们最终鹄的之点的那个真理来调节我们的途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意义地、有判断的前进一步。”

叔本华提出，个体生命是短暂和易逝的，但这仅为世界之表象；世界的真实本体是意志。意志是不能遏止的盲目的冲动和欲求。欲求永无止境、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故人生是痛苦。人只有在痛苦之中受尽煎熬，最后感到绝望，转向内心世界，终至灭绝意志，方能达到超脱一切痛苦的境界。

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不同，尼采将生存意志倒转过来成为“权力意志”：人不必灭绝生存意志，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原始性的实体。个体生命力应当将蕴藏在它自身中的一切生命力彻底解放出来，才能达到与超个体的生命本体的合欢。

三 时间与有限性

理解有限性的核心是时间。人与动物的根本分别点之一，是人对时间的意识。动物无所谓时间观念，而人则清清楚楚地知道时间一去不复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时间的敏感，其实是对个体生命存在

的敏感。任何人都知道，岁月是无法倒转的。年老了，无法再变得年轻；人死了，无法再生还。故人有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岁月的流逝，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情。“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揭穿了，这种忧思是由时间的感受引起的。动物没有时间观念，故无所谓忧愁，也无所谓快乐，只有当下的满足；人类有了时间的意识，由此产生了烦恼，却没有增添快乐。钟表的发明，人类的时间观念变得可以度量，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时间的精密化更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殊不知，时间的度量愈精确化，人类的苦恼也愈增加。这真是天大的悖论！人类发明钟表，原希望充分利用与享受生命，没想到它到头来却将人的生命有限性问题暴露得更为严峻和可怕。

④

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灭时间，但时间与生命结伴而来；舍弃时间，也即意味着废止生命。于是，人们试图在物理时间之外，去发现“心理时间”。有人说，物理时间是客观的，它可以测度，与客观事物的变化相关联；而心理时间则是主观的，它取决于个体主观的心境。在同一心境下，心理时间可以是永恒的。假如这话不错的话，它说的是意义世界的生成。意义世界非它，乃人痛感自身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而不安于作这种有限的存在，于是构想出来的与事实世界相对立的另一个永恒世界。

四 意义世界的生成

儒家的意义世界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世界。人为什么要

有道德？是纯粹为了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社会安定的需要吗？否。《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儒家眼里，天地是具有伦理道德意味的实体，人追求道德践行从终极意义上说，乃为了取得与天地同等的位置。一个具备儒家所要求的道德规范的“君子”， he 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他的个人生命已经进入天地的无限之境；他可以“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基督教义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人生充满罪恶与痛苦；只有皈依上帝，才可以获得救赎。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受苦与受难正是上帝隆恩的表现。人生尽管痛苦，接受了上帝之爱的人，却会在痛苦中感受到上帝的荣耀。

佛陀以慈悲的面容面对众生。佛教教义教诲说，人生种种情欲和烦恼，皆为虚妄；只有经过“破我执”、“破法执”的层层修炼，才能进入既无痛苦、亦无快乐的“涅槃”之境。

儒家、基督教与佛教分别展示了人类试图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的不同方法和途径。儒家以消融个体生命于永恒的“天理”之中，来达到有限与无限的同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既然是弘道的工具，个体生命必完全消融于道之中，方才显示出它的价值与意义。基督教将个体感性生命与上帝的普遍性、无限性截然对立，与其说它教导人将个体消融于上帝之中，毋宁说它强调要在不同的个体感性生命中发现与寻求上帝的普遍性；它要求的是在生命的有限性中体会上帝的无限性。佛教视“真如”为唯一真实的本体，而宇宙万有，包括人在内，不过是幻相；故佛

教既不像儒家那样消融个体于无限，亦不如基督教那样教人们从有限中体会无限，而是要将无限融化于有限之中，故它宣称“众生皆有佛性”。

五 生与死

人是有限性的动物；通过意义世界的生成，人具有了无限性。这一转变，使人对于生与死自有一番新的认识。

对于普通人来说，生就是生，死就是死。因为谁都知道，活着，有七情六欲；有悲哀、痛苦，也有快乐；死了，这一切随之消失。生与死的界限一清二楚。意义世界的发现，生与死的界限从此模糊不清；生不是生，死不是死。因为缺乏意义的生，不是真正的生；具有意义的死，却不是真正的死。有人甚至还可以推导出如下的结论：生就是死，死就是生。这句话，欧里庇得斯老早说过，而柏拉图加以重复。舍斯托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为这句话提供了最好的佐证：可怕的死亡天使不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断头台上等待处死的时候，也不是在他过苦役生活，生活在无一幸免的人们中间的时候降临在他头上的；因为那时候，他还有对于新的高尚生活的想象。他始终记得，在囚禁他的监狱的墙外是另一种生活，从监狱高墙也能看得见天堂。但一旦他结束苦役生活之后，他期望的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他头上已不是一小块天堂，而是整个天空；他是自由人，不受限制的人，他却发觉，自由生活却越来越像苦役生活。他在监狱生活之前的“整个天

空”本来是无限的，就其无限性而言是有许多许诺的，可如今却像他那牢房的矮小棚顶一样令人感到憋闷和窒息。这个例子的严重性在于：从意义生成的角度看，任何个体生命的追求，也包括对意义世界的追求，都是有限的，无法达到无限。故意义世界的生成，可能包含对生命的否定。

六 “无限性” 种种

皈依宗教意味人对无限性全身心的投入与奉献。舍宗教之外，人们还找到其它超越有限性而达到无限性的种种途径和方式。

(1) 团体。为什么要有团体？人类聚族而居，并不完全为求生存的需要。就物质生活而言，个别的人可能会比与群体在一起获得更多的享受。但个别人的生活是孤寂的。孤寂的灵魂需要得到慰藉。经验告诉我们：志同道合的人相处在一起，任何肉体与精神的折磨都能忍受；但一个人一旦意识到他是世上孤零零一人，却可能会发疯。此中奥秘，乃个体生命需要有心理上的“归属感”。这归属感不是别的，乃有限的个体生命要寻求无限性。个人对于团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性愈强，他愈感到生命的充实，愈能感受到生命的重量。

政治参与与家庭生活是现实中常见的团体组织结构与交往方式。

(2) 科学。人类社会很早就出现了科学家。这是一些关心宇宙奥秘甚于关心人事变迁的思想怪物。他们离群索

居，深思冥想：面对头上的星空和周遭的大自然。他们的生活是充实的，且活得自由自在。因为通过索解宇宙之谜，他们的生活融入了自然。人类早期的科学并不与实用的技艺联系在一起。即便在崇尚“实用理性”的现代，科学发现的最深刻的动力与源泉，依然来自人类超功利的好奇心与冥思。故科学家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将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全付投入对于宇宙秘密的探索，并在这种探索活动中获得永恒。

(3) 艺术审美。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面对艺术长廊中的艺术杰作，我们会长久地凝视，既忘记时间，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事实上，不仅伟大的艺术品，即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时常发现美，产生一种审美的追求与冲动：当面对大自然的奇观，面对美好的人体，面对可喜的一草一木，甚至当瞥见可人的工艺品……这时候，一种奇妙的心境油然而生：深邃而又平凡，宁静而又高远。美学家说，审美观照是超功利的；在审美状态中，主体与被观照物合一。有时候，这种审美状态只经历瞬间，这瞬间对于我们来说却成为长久，它可以使人终生不忘。故人类的天性无不追求审美。正是在审美中，人类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瞬间的永恒——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合一。

七 “同一心境”

从上面看到，宗教、伦理、科学、艺术审美……人类的一切意义世界非他，无不是个体生命追求无限性的产

物。对于意义世界来说，“同一心境”是重要的。正是在“同一心境”之中，物理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什么是“同一心境”？有人说：“所谓同一心境指的就是主体在追求生命的价值超越的过程中，以理智的直观（审美直观）的方式去把握其观照对象（或抽象的理念，或人际关系，或自然天地）时，在主体的心境状态中所呈现出来的直观主体与直观对象的交融统一的境界。克尔凯戈尔对战栗、绝望、献身的思考，是同一心境；相爱的两颗心灵在同一种情绪状态中颤动，是同一心境；‘悠然见南山’，‘清泉石上流’的韵味是同一心境。同一心境很近似于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绝不能把它转化为一种实体性的东西。”（刘小枫语）这段话说得扑朔迷离，读后仍教人难以知道“同一心境”指的是什么，但它正确地指出：同一心境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

同一心境不是一种实体，却存在于梦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有各种心境，由于这种种心境总与具体时空中的东西纠缠在一起，因此，它不可能是“同一”的。只有在梦中，我们才可能看到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事物与事情。不是吗？在梦中，我们可以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我们可以与古人、故人交谈，也可以遭遇未来发生或已经发生过的种种事情。这一切说明：人只有在梦境中，才可以摆脱他的有限性而获得无限性，才因此而可以同物我、齐生死。

在梦境中，物理时间已失却效用。俗语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说的是人事变迁与苍海桑田；对于梦境，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梦中虽千载，世上才七日。”

在梦中，我们也许经历了许多世代，一觉醒来，不过只度过现实光阴中的片刻而已。由于梦境中时间可以无限地放大与延长，因此人们喜欢做梦；在梦中，人不仅可以忘记生活之苦恼，而且记却了人生之短暂。

八 梦与人生

人虽然有时会做恶梦，但毕竟以做好梦为多。好梦，是人们对生活的理想与追求；生活中不可能出现和实现的，可以在梦中出现与实现。梦对于人生之重要，在于它给人生以寄托，赋予人生以意义与价值。试想想，离开了梦，我们将如何评价这世界与人生？假如人没有了梦，人生立即会显露出它荒谬的本相：我活一百年，与活二十年，有什么两样？甚至，我活着，与我不活，又会有什么不同？我每天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的什么？人生会显得既无目的，又无方向，不过是无聊的把戏而已。存在主义者加缪之所以有感于人生之荒谬，就因为仅着眼于人的有限性之分析，而忽视了人可以通过做梦而获得无限性这一事实。

梦有两种：一种真实的梦，一种是虚假的梦。真实的梦是人做的，人知道他自己在做梦，也需要梦；虚假的梦，则以梦境为真，以人生为虚幻。前者，是“庄周梦蝶”；后者，是“蝶梦庄周”。真实的梦赋予人的有限性以无限性，虚假的梦却将人变为梦的道具与工具，这不是人做梦，是人为梦设而已。

九 “人生如梦”

“人生如梦”这句话，人们通常理解为对人生短暂之慨喟，事实上，它的积极意义是教人将生活梦境化。生活的梦境化其实就是生活的诗化。在日常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生活梦境化或诗化的例子。譬如说，同样是田野劳作，有的人纯粹为解决个人和家庭的温饱，有的人却在这劳作中对它发生冥想的兴趣，或者对它进行审美的观照。这样，劳作尽管还是劳作，可它却具有了意义。劳作这件事一旦被赋予意义，它就不再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成为普遍的言说：它可以被传递与传播，其中包含与表达了人类价值世界的共同信息。而由于寄寓了价值世界的共同信息，原先只是个别性的劳作事件及劳作①者，也就不囿于其有限性而进入了永恒世界。

十 梦与自由

迄今为止，自由依然被视为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价值。但是，自由究竟是什么？所谓获得自由，其意义到底如何？

通常，人们将自由同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所谓争取自由，也即争取生存条件的改善或改变。其实，这种自由虽属诸种自由中之一种，却并不是自由的真正含义。因为无论个人生存状况与生活处境有了多大变化，这种改变却依然无法改变人是有限的存在这一事实。而人只要仍处于这种有限性之中，他就不是真正自由的。